



---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梅 叶 传

〔苏联〕Б. 波尔什涅夫 著  
汪守本 李 来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3年·北京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梅 叶 传

〔苏联〕Б·波尔什涅夫著

汪守本 李 来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612-6/K·369

---

1990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71 千

印数 1400 册

印张 7 3/8 插页 1

定价: 5.40 元

##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说明

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爱读传记书,渴望从中吸取营养,鞭策和激励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传记更是青年们钟爱的读物。这些名人都是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或以其深邃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或以其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以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造福于人类,但任何名人或伟人都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传记书的翻译出版工作。80年代以来,此项译事更加有计划地进行,在翻译界和读书界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已经以专著或通俗读物单行本形式出版百余种。但由于这类传记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不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因此,我们决定先从过去已出版的这类书中,选择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有代表性的名人的传记编印成这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今年出版丛书第一批,计20种,以后将逐年增补,以期在若干年后,形成一个蔚为大观的完整系列。由于现系采用原纸型印行,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尽统一,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均予保留,个别序跋有所修订。今后增补的新译本,我们当力求其更富于科学性和知识性,保持现有选本内容翔实和文字生动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2年5月

## 出版说明

让·梅叶是法国十八世纪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战斗的无神论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和学说对后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梅叶的一生是内心充满激烈矛盾和痛苦的一生。21岁时，他因父母之命当上了一名乡村神甫，一直在该村住到老死为止。他的终身职业就是宣传宗教的教义和为村民祝福。也正是由于这一职业的关系，他有机会耳闻目睹了当时法国农民因深受封建领主残酷剥削和压迫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情景，这与他本来的信仰发生尖锐的抵触，从而促使他走上离经叛道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道路。可是在封建专制高压的环境下，他不能表露出半点不满的痕迹，不然就会招致奇灾大祸。晚年，当他的双眼快要失明之际，他预感到自己留在世上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便悄悄背着人撰写自己留给后人的《遗书》。他在这本书中既对宗教教义的荒谬愚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又对封建专制当局同教会的狼狈为奸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而且还对自己心中未来的理想社会表达了无限的向往之情。

《遗书》在梅叶死后才为人所发现，尽管法国封建政权把它视若洪水猛兽，下令严禁人民阅读此书，违者将被投入监狱，但人民却把这部撕下宗教骗人的外衣、揭示出王权狰狞面目的著作，看作稀世的珍宝，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不惜花费重金互相秘密传抄。后来由伏尔泰和霍尔巴赫将此书先后编成二个《摘要本》出版，才部分满足了读者如饥似渴的阅读这本书的要求。然而读者真正看

到全书却是 135 年之后的事了。

这本《梅叶传》的作者,是前苏联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对梅叶的  
生平学说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1955 年,他曾在罗马召开的第  
十次国际历史学会上作过《让·梅叶及其起源于人民的世界观》的  
报告,驳斥了西方学者所散布的对梅叶的种种诽谤。他在本书中  
考察了梅叶的家世,追溯了梅叶的平凡而又坎坷的一生,并且在当  
时的法国历史背景下探索了梅叶思想发生转变的根源。这本传记  
的翻译和出版,对我国读者了解法国大革命前的历史,以及梅叶等  
革命先驱者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将会有很多的  
帮助。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3 年 2 月 18 日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焦虑不安的普洛米修士 ..... | 1   |
| 第二章 | 人民的情绪 .....      | 21  |
| 第三章 | 平凡的一生 .....      | 42  |
| 第四章 | 死得伟大 .....       | 70  |
| 第五章 | 圣徒与自由思想者 .....   | 93  |
| 第六章 | 反对有产者 .....      | 119 |
| 第七章 | 反对暴君 .....       | 142 |
| 第八章 | 反对上帝 .....       | 162 |
| 第九章 | 梅叶传记溯源 .....     | 190 |
| 第十章 | 火 .....          | 206 |

## 第一章 焦虑不安的普洛米修士

在启蒙时代和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几乎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知道让·梅叶其人的。

阿纳哈尔西斯·克鲁特斯<sup>①</sup>在法国国民公会上发表演说。他是一位雅各宾党的左派。他要求“废除一切宗教”，要求法国完全非天主教化。在共和国建立第二年的雾月27日那天，他那火一样炽烈的雄辩的词令，把一切口头上声称放弃神职、愿与教会脱离关系而内心深处仍旧顽固坚持原来信仰的无数法国神甫烧成灰烬。这个演说者把他们同那些坚决而又积极地反神、反宗教的神甫——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区别开来。这些人为人类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正是根据这个理由，我要求在理性的殿堂，为第一个背弃宗教的神甫建立雕像。”阿纳哈尔西斯·克鲁特斯的话，在国民公会的大厅里响亮地回荡。雅各宾党人议会厅里的人都听从了他的话。

革命还没有发展到建立纪念碑的宣传活动，所以还没有提出过建立某一个人的纪念碑之类的议案。是哪一位著名的英雄人物配享由革命通过表决赋予的第一个永垂不朽的美名呢？“只要说出他的姓名，就足以使所提出的法案被国民公会通过”，阿纳哈尔西斯·克鲁特特朗声说道。

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只要说出他的姓名就足以使……”，这句话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识破传说的愚昧。演说者所讲的这些话并

---

<sup>①</sup> 阿纳哈尔西斯·克鲁特斯（1755—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无神论者、反基督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译注

无特殊含义，意思十分明白，以致大厅里的人不会不意识到，他所指的人就是让·梅叶。

演说者在后来的发言中对这个问题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革命的对比力量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现在在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下，该是给这位光明正大、勇敢无畏、堪称典范的让·梅叶恢复名誉，并予以纪念的时候了。他在荒谬的旧制度下备受诅咒和凌辱。我们还注意到，说起让·梅叶，演说人谈的不是人们遗忘或不知道让·梅叶，而是咒骂和诽谤他。他真的使人回忆起，这位香槟省埃特列平村出身的哲学家的《遗书》，使神学大本营——索尔蓬纳神学院“以及所有笃信基督教的各教派惊慌失措”（历史学家后来把18世纪称之为“哲学家”的那些人叫做“启蒙思想家”）。

事实上也无须争辩。由议长拉卢阿、5位秘书和12位条法委员会委员签署的国民公会的法案，交给了国民公会下属负责社会教育事务的委员会去执行。

无论是国民公会的700名议员，还是聚集在议会走廊里的群众，都没有要求说明梅叶神甫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遗书》是怎样的一本书。事实上每个人，每个参加过革命前的“启蒙运动”，或受过革命熏陶的人都知道这回事。当然，在巴黎的各革命街区、在人民团体中、在俱乐部里，甚至在未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对当前他们所看到的国民公会的议案——关于为理性的殿堂建立第一座雕像的提案，在最近几天中不能不加以谈论。

让·梅叶的名字、荣誉和精神，自他在旧制度的沉闷时期的1729年逝世起直至雅各宾党人革命胜利的号角吹响之前，经历了这一历史性的炼狱，胜利地度过了整整60周年。

但是顽固的虚构的传说坚持另一种说法，说人们已经把让·梅叶遗忘了。不是的，不是人们忘记他；无论在启蒙时代，还是在大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的岁月里，人们都不知道他。18世纪法国的

各种各样的文献里极少提到他，从迂腐的文献学角度来看，与其说对他有充分的了解，不若说他真的被遗忘了。虚构的传说喜欢把事情说成这样：梅叶是一个倒霉的、几乎被遗忘了的、无人知晓的思想家。直到1864年，恰巧是他诞生200周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鲁道尔夫·沙利的荷兰人，才出版了偶然在阿姆斯特丹的旧书商那里发现的让·梅叶《遗书》的手抄本。而在这之前，梅叶是被人们遗忘了，忘得一干二净了。

对于这种有学识的愚昧，对于这种愚昧的学识，情况更为糟糕。在18世纪自30年代起至18世纪末叶，每个参加“哲学家”读书会的人，每个参加过他们自己的读书小组的人，即便是刚参加不久的新人，都能在该世纪内所有才智之士都要在那里经受磨炼的沙龙和咖啡馆里读到梅叶的书，听到梅叶的事，更不消说听到这个崇奉理性人士的学派的主要人物的事了。在他们每一位的笔下，在他们读过的秘密文献的宝藏中，在真正的启蒙运动的智力的炼炉里，这位香槟省反对神灵的神甫的《遗书》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要是说《遗书》从未出版过，那是不确切的。就在当时，一些启蒙运动的信徒热心地用手抄的方法，甚至把这本已经印成但又被禁止的书籍，转抄了很多份。识文断字的人传抄书籍，仿佛是为思想家的运动和哲学家的事业服务的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从事这种业务的还有许多商业机构，他们为每一个来到巴黎打算专心研究当时新思想的人，每一个参与首都先进文化生活的人，提供各种禁书。其实不仅是为首都，还为各省提供禁书。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在18世纪中，这部巨大而又笨重的、如此引人入胜的、如同能认识善与恶的禁果似的、胆敢亵渎神明的梅叶的手稿，一共手抄了多少份。只知道在这位默默无闻的乡村神甫死后6年，他的巨著就已经复制了可观的份数，广为流传，以致成了法国上层知识界有识之士注意的目标和通信的话题。例如，

当时刚露头角的伏尔泰，在答复巴黎的启蒙运动活动家季里奥<sup>①</sup>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我高兴的是，您阅读了洛克的著作，并充分欣赏这部著作已有6个月了。我更为您读了那位伟人的著作而欣慰莫名。那位伟大人物在形而上学中的地位，正象牛顿在认识自然界中的地位一样。您写信告诉我的那位乡村神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应当让他当圣符廉大主教管区的主教。怎么！是一个神甫，一个法兰西人，并且象洛克那样的哲学家吗？您可否把他的手抄本寄给我？您可以把手抄本连同那位神甫的一些书信，一起包成一个小包寄到迭穆连来，我一定妥为保管，负责归还。”

到了1735年，梅叶的名字已经与洛克、牛顿相提并论了！这不是隐居在外省的伏尔泰的脑袋里凭空想象出来的怪念头，而是由消息灵通、嗅觉敏锐、出入于巴黎沙龙的常客们提供给他的信息。

次年，1736年，伏尔泰和他贵族出身的女友夏特莱侯爵夫人，以及聚集在西雷城伏尔泰家中的一些哲学家、作家和学者们，都已经有了《遗书》的手抄稿，并能对之进行了研究了。不过，《摘要本》的工作直至1742年才告完成。

又过了很久，到了60年代初，伏尔泰可能是根据季里奥的讲述，给他的好友达米拉维尔<sup>②</sup>的信中，谈到了让·梅叶这部轰动一时的非法著作在巴黎知识界中广为流传的情况时写道：“15年或20年前，这部著作的手抄本，曾以8个金币的价格出售。这是厚厚的一大本，分成四卷；在巴黎共有100多册。季里奥兄对此事非常清楚。”“我记起一个驼背人曾经偷偷地出售梅叶的著作。他熟知自己的读者，而且只卖给那些爱好此书的人。”

---

① 季里奥(1696—1772年)伏尔泰若干著作的出版家，伏尔泰在巴黎一些业务的代理人。——译注

② 达米拉维尔(1723—1768年)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朋友。——译注

未必有人能计算得出这本书全部流传的册数。显然，当时流传的册数已比季里奥所知道的多得多，而到了18世纪60至70年代，手抄本册数就大大增加了。当然，有的手抄本不止是一个人阅读过，而是许多人阅读过，一个传一个，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自然，有些手抄本，出于谨慎的缘故，被人销毁了；身边保留这种招惹追究法律责任的口实的东 西，的确需要有一番勇气和对理性崇敬之心。顺便提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听说，在今天法国的各类档案里（包括外省的档案室），能够找到好几十部梅叶《遗书》手抄本这个事实的原因。这些手抄本好象在空中飞舞的大量的落叶似的，偶然被保存下来。欧洲启蒙运动之风，甚至把梅叶的著作吹到了荷兰和普鲁士的宫廷或学者们的书斋中……

而无稽之谈却反复地坚持自己那一套。

我们不妨再用事实的鞭子，来抽打这种无稽之谈几下。

伟大的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拉美特利<sup>①</sup>，比爱尔维修<sup>②</sup>、霍尔巴赫<sup>③</sup>和狄德罗<sup>④</sup>早20年，在18世纪上半叶还是昏暗朦胧的苍穹中，象一颗明亮的晨星闪烁光辉，他是梅叶真正的学生。拉美特利著述中的许多内容，都是从《遗书》汲取来的和加以转述的。但我们只指出重要的一点：如果说拉美特利1747年在他那本不朽名著《人是机器》一书里，只是明显暗示那一位法国无神论者是他哲学上的主要导师的话，那末，在1748年的小册子中<sup>⑤</sup>，这种暗示就变

---

① 拉美特利，茹利安·奥弗雷·德（1709—1751年）法国唯物主义最早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人是机器》、《人是植物》、《伊壁·鸠鲁的体系》等。——译注

②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连（1715—1771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论精神》等。——译注

③ 霍尔巴赫，保罗·亨利（1728—1789年）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杰出代表，著有《自然的体系》、《袖珍神学》、《健全的思想》等。——译注

④ 狄德罗，德尼（1713—1784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创办者，著有《哲学思想录》、《关于物质运动的哲学原理》等。——译注

⑤ 小册子指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译注

得几乎是一清二楚了：不论是斯宾诺莎，“也不论是那位发现有了本无神论著作的香槟省神甫”，在生前都没有说出自己的观点。拉美特利似乎对自己的简略和审慎感到抱歉，他补充了一句：“有很多的人知道他的历史”。成千上万拉美特利的读者们，若不是真正对梅叶的情况有足够的了解，真会被拉美特利的暗示弄得迷惑不解。显然，拉美特利对这一点也不怀疑。他相信人们会懂得，为什么不得不采取拐转抹角的办法避免指出真实姓名的道理，因为当时提出这个名字是会被抓去坐牢的。

这里有几页首都警察监狱、王国中央监狱巴士的狱档案馆收藏得已变黄的案例。1741年警察当局对被控犯有非法出售禁书的罪名的书商巴尔伊尔进行审讯。判决只有寥寥几行：“……该人经常与此类作品的作者有来往，在此之前尚出售过埃特列平的那个神甫的作品……”可见，季里奥所谈的情况完全属实。在1741年以前，警察对梅叶所掌握的情况，并不比季里奥知道得少。而拉美特利的做法也是对的，他的许多读者无论如何还是能够知道让·梅叶的。

保罗·亨利·霍尔巴赫男爵的沙龙，是巴黎的“哲学家”们真正的俱乐部中心，是这些哲学家才华的实验室和思想观念的完整的制造所。在巴黎不同派别的哲学基地中，他这个俱乐部是最能把人卷进去的大漩涡。冬天，在巴黎的圣一洛什大街，而从夏天到深秋，则在巴黎郊区格郎维尔的霍尔巴赫豪华的、高朋满座的宅邸里，经常有当代杰出的启蒙运动的主要头面人物聚会。许多人在这里热烈而坦率地辩论，锤炼大家共同的或个人独有的世界观。座上的常客有狄德罗、爱尔维修、达朗贝<sup>①</sup>、孔狄亚克<sup>②</sup>、格林

① 达朗贝，让·勒朗(1717—1783年)法国数学家、哲学家，与狄德罗共同编辑法国的《百科全书》。——译注

② 孔狄亚克，埃蒂亚纳·博纳·德(1715—1780)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论人类认识的起源》、《感觉论》。——译注

姆<sup>①</sup>、赖纳尔<sup>②</sup>、布丰<sup>③</sup>、马尔蒙台<sup>④</sup>、赖戎<sup>⑤</sup>，在一段时间内比较特殊的人物有卢梭；来到这里聚会的还有英国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sup>⑥</sup>、本杰明·富兰克林<sup>⑦</sup>和大卫·休谟<sup>⑧</sup>。1759年百科全书派的布朗热<sup>⑨</sup>去世后（他的家被人们一语双关地谑称为危险思想和作品的“面包房”），霍尔巴赫的家庭成了新的“面包房”了。这里有他向朋友们开放的收藏丰富的图书馆。霍尔巴赫和他的文字助手赖戎、拉格朗日<sup>⑩</sup>等人在这里不停地翻译和编写，并着手刊印曾在法国启蒙运动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烙印的各种书籍。包括狄德罗在内的另外一些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的作者，也在这里长期居住和写作。

在餐桌旁进餐，或在花园里散步，都毋须乎担心书刊检查官的到来，彼此也毋须提防，大家埋头于尽量把工作做好。

于是，霍尔巴赫这间魔鬼厨房的厨师长、房东和哲学界上层分子小集团的领袖，充当了梅叶的狂热而又虔诚的信徒。对霍尔巴

---

① 格林姆，巴龙·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冯(1733—1807年)德国作家、评论家。——译注

② 赖纳尔，吉约姆(1713—1796年)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启蒙运动者。——译注

③ 布丰，乔治·路易·列克里克尔(1709—1788年)法国自然科学家，主要著作有36卷的《自然史》。——译注

④ 马尔蒙台，让·弗朗沙(1723—1799年)法国作家，巴黎科学院院士。——译注

⑤ 赖戎，沙克·安德烈(1738—1810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无神论小册子《军人哲学家》。——译注

⑥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注

⑦ 富兰克林，本杰明(1706—1790年)美国杰出的政治家与物理学家，曾参与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译注

⑧ 大卫·休谟(1711—1776年)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者，著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译者

⑨ 布朗热，尼古拉·安东奈(1722—1759年)法国哲学家，其著作《东方专制政治的起源的研究》及《揭出古代真面目》，死后由霍尔巴赫出版。——译注

⑩ 拉格朗日，约瑟夫·路易(1736—1813年)法国数学家，巴黎科学院院士。——译注

赫的著作(不止一本,而是若干本,尤其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所进行的分析表明,他贪婪地反复钻研了《遗书》,并从该书中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在霍尔巴赫的藏书库里,总是有梅叶这部著作的手抄本,这一点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用历史学家莫朗的话说,在启蒙思想家的所有“秘密导师”中,让·梅叶是鼓舞霍尔巴赫的志同道合者和朋友们的最珍贵、最严酷的祖师爷。

1772年霍尔巴赫出版了《梅叶神甫的健全思想》一书。在这本杰出的反宗教的唯物主义著作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没有引用梅叶的一段引文,也没有摘录梅叶的任何一句话,甚至连梅叶的名字也没有提一提。梅叶的名字只是孤零零地、十分离奇地印在书的封面上。

这种情况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觉得奇怪,而在同时代人和战友们看来则并不奇怪。当然,如果认为,梅叶神甫的名字对于霍尔巴赫匿名出版的这本书的购买者,不是象电光那样起过作用的话,那末,这本书的预告,说该书寓有梅叶精神,转达梅叶的哲学——朴素的健全思想的哲学,那就没有意义了。霍尔巴赫这本书的书名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梅叶神甫的名字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来解释。这个名字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所熟知。在他们的心目中,梅叶这个名字意味着抨击宗教和当局的某种方式和风格。霍尔巴赫仿佛是要向公众声明,他是这种批评方法和思想的拥护者,并且为了转达最本质的东西,他不惜反复不休地讲述。

果然,他终于在这许多方面获得了出色的成就。梅叶思想上的精华,到了霍尔巴赫手里,一次又一次地熠熠发光;而搁在别的书籍封面上,或以别的方式处理,则远远达不到这样好的效果。《梅叶神甫的健全思想》一书,在霍尔巴赫所有辉煌的作品中获得最大

的成功。不过，以为这本书存在的本身，就能象锤子那样敲打谬误，则还谈不到。霍尔巴赫沙龙里的每一位客人对梅叶神甫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如果（当然不无争议）随便给这本从“面包房”出版应市的新书取一个堂皇的、大胆的、动人的书名，则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每一个常客的心里都会十分清楚。

还要补充一句，让·梅叶思想遗产之所以能渗透到启蒙思想家及其广大听众的心中，绝不是得力于伏尔泰在霍尔巴赫出书前10年所出版的简短的《摘要本》。尽管伏尔泰也在这本书中看到社会基础的动摇。事实上这么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不可能给梅叶的名字带来象霍尔巴赫在他的著作的标题中所宣示的那样的普遍意义和公认的原则。

梅叶的名字如此响亮，在另一件事中也可看得出来。就在1772年，霍尔巴赫的那本书又出了新版本，但书面上已经不用梅叶神甫的名字了。这个名字在阿姆斯特丹印刷的第一版中原来是有的，显然，用这样的商品来进行任何交易，都是过于危险。紧接着的第二版就以《健全的思想，或反对反自然思想的自然思想》这么一个含糊不清的书名出版，并在这个书名之下加上几行字：本书系《自然丛书》作者所写。这本小书于1773、1774、1782、1784和1786年一版再版，大获成功。本书准备随时由法国议会来焚毁，这件事，只能为本书增添光彩。

霍尔巴赫在法国大革命前几个月去世。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赖戎，在1791年和1792年出版了这本书，并恢复了这本书原来的书名《梅叶神甫健全的思想》。禁锢梅叶名字的桎梏，在胜利的欢呼声中被砸烂了！

赖戎不仅揭示了霍尔巴赫的真实意图，还向整个读书界剖析了《梅叶神甫健全的思想》一书中被删节了的原意。他在革命的头几年，还出版了启蒙时代老战士火药库里所有与梅叶的精神最相

似的作品，如《一个不相信神的士兵》等书。他还准备把《遗书》原稿全文付印，但没有来得及，这件事是完全可信的。赖戎在他于1790年出版的《教学法百科全书》的第三卷中，发表了一篇内容丰富、赞颂备至的文章《让·梅叶》，叙述了伏尔泰曾经企图永远不想提及的梅叶作品的那些方面。赖戎原来还不是霍尔巴赫和狄德罗最信赖的人，革命刚开始，他便把宣传梅叶及其思想遗产看作是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

后来参加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密谋”的西利文·马雷沙尔<sup>①</sup>，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于1790年出版了一本有鲜明的无神论观点的著作《梅叶神甫教义问答》，这本书跟霍尔巴赫所出版的书的意思一样，梅叶的名字也印在书的封面上，而书里却没有摘录和引用梅叶的话。《梅叶神甫教义问答》其声铿锵，念起来酷似《无神论者教义问答》，或者不妨称之为《梅叶主义者的学说基础》。1789年、1791年、1792年及其后的一些年月里，西利文·马雷沙尔在他的《正直人的辞典》、《共和分子文选》、《无神论者辞典》等书中颂扬了已摆脱了查禁桎梏的梅叶姓名和他那公开发行的著作。

1793年，在砸烂了枷锁、伸张了正义的革命日子里，阿纳哈尔西斯·克鲁特斯高度赞扬了梅叶。

我们手头还掌握着另一半事实真相的材料。梅叶在18世纪中不仅名气很大，而且是一个被禁止提名的人。这是一个不名誉的、亵渎圣灵的、理该取缔的名字。所有的“哲学家”和所有被允许阅读他的作品的人，都是在暗地里读他的作品的。他的著作只能私下出售，连他的名字也只能悄悄地说起。

1757年颁布了政府法令，严禁撰写、印刷和发行“旨在反对宗教、反对国王的政权和社会安宁”的文章，否则将处以死刑。10年

---

<sup>①</sup> 西利文·马雷沙尔(1750—1803年)“平等派”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以抨击宗教著称，著有《无神论者辞典》。——译注

后，即在1767年，国王又颁发诏书，“禁止一切涉及宗教的议论”。如果这道诏书触动了许多人的话，那末让·梅叶几乎就是政府大锤所要打击的一切邪恶的化身。各种猛烈的打击落到凡是在自己的出版物中提到梅叶这个名字的人的头上。18世纪中叶最大胆的自由思想作家之一，曾攻击耶稣会会员、法律和法庭的邱洛兰遭到宗教裁判所的审讯。顺便指出的是，由于他被怀疑匿名小册子《让·梅叶思想选集》是出自他的手笔，使他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凡是封面上或正文中出现有梅叶名字的书籍，往往被判有罪。那些收藏和秘密传播禁书的人，尤其是《遗书》手抄本的人，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险。

不，这不是一个“被遗忘的、孤立无援的思想家”。这是当局与之作斗争而他本人也在战斗着一个活的敌人。

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活的敌人不是梅叶，而是伏尔泰：是伏尔泰无中生有地捏造出一个梅叶，并给了他以第二次生命。说一代宗师伏尔泰与国王是朋友，有可能允许默默无闻的乡村神甫来分享他的荣誉，并且把他的一部分迫害者吸引到梅叶身上来。说不久前德国教授们甚至还证实梅叶神甫完全是伏尔泰杜撰出来的，是他的无数骗局中的一个，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过梅叶神甫其人，也没有过《遗书》其书。这事显得多么不可思议。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难道许许多多的稍有头脑的人会设想：在伏尔泰1762年印刷出版他那本薄薄的梅叶遗著的摘要本之前，那位思想家不曾产生过影响，不曾招来过仇恨和取缔吗？

伏尔泰确实曾在梅叶的著作和名字上要过很不一般的花招。开头，他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简明的《摘要本》，把日期写成1742年3月15日。这是他企图在黑市上以这种剂量微小的剧毒品来代替无比珍贵的整个梅叶思想的尝试。但这个意图未必特别取得成功。后来伏尔泰害怕烫着自己的手指头，罢手不干了。过了几年，到